

劍網塵絲

上

梁羽生 著

梁羽生 著



朝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UAN SHAN UNIVERSITY PRESS

劍網產錄

上

梁羽生 著

梁羽生 作品集

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网尘丝/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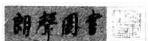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91-7

I. ①剑…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465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7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贻来

剑网尘丝

出版人 祁军

策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娟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陆佳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mm×1230mm 1/32 28.875印张 814千字 插图30幅

版次印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65.00元(全三册)

目 录

第一回	喜结良缘	佳人侠士	
	变生意外	红烛青霜	1
第二回	旧侣寻仇	掌伤大侠	
	新娘比武	血溅华堂	65
第三回	除夕归人	无辜遇难	
	深宵赴约	清白蒙冤	109
第四回	旧梦成尘	青梅竹马	
	此心如水	飞絮飘萍	155
第五回	不见创痕	疑真疑幻	
	难明心迹	非友非仇	199
第六回	陌路相逢	难分邪正	
	鸾胶再续	莫问根由	261

第一回 喜结良缘 佳人侠士 变生意外 红烛青霜

鸳鸯意惬。空分付、有情眉睫。齐家莲子黄金叶。争比秋苔，靴凤几番蹶。墙阴月白花重叠。匆匆软语屡惊怯。宫香锦字将盈篋，雨长新寒，今夜梦魂接。

——史达祖《一斛珠》

盛大的婚礼

八方豪杰会中州！

这是一个喜气洋洋的日子，洛阳城内，中州大侠徐中岳的门前车水马龙。

这些英雄豪杰是来贺徐中岳的续弦之喜的。

虽然是鸾胶再续琵琶，却胜似当年萼绿华。这场婚礼的铺张，比起他的第一次结婚，不知风光了多少！

新娘是洛阳有名的美人，新郎的身份，亦早已和从前大大不同。

十八年前，徐中岳和他的前妻成婚之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且纵然不能说是家道贫寒，也不过是中产人家，只有祖先遗下的薄田数亩。

如今的徐中岳则真是谁个不知，哪个不晓。他是北五省的武林领袖，人称“中州大侠”，拥有良田千顷，万贯家财。

这样一个有财有势复有“侠名”的人物，趋炎附势的小人固然要趁这个机会来巴结他；江湖上名头响亮的角色，甚至各大帮派的首脑，得知他的喜讯，也都纷纷前来道贺。

红烛高烧，盈堂宾客，名园设宴，锦绣花团。幸好他家有个大花园，否则恐怕真是难以容纳那许多不请自来的高朋贵客。

在客厅上挤不下的宾客就被招待到花园里去，这些人也大都是身份较次一等的宾客。

不过也有身份颇高的宾客，自动愿意到花园去的。徐家的花园在洛阳大大有名，有个老翰林给他题了个匾，叫做金谷园。

金谷园种的牡丹最多，此时正是牡丹盛开的季节。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这是大诗人李白所称道的赏心乐事。飞羽觞而醉月有待晚间，开琼筵而坐花则一大清早就开始了。川流不息的客人，吃的也是川流不息的“流水席”。

园中的客人各适其所，喜欢喝酒的喝酒，喜欢赏花的赏花，倒是无拘无束。因此不少客人宁可放弃在客厅接受主人招待的光荣，跑到园中透一口闷气。

气氛也有点不大相同，坐在客厅里的十九是德高望重的成名人物，虽然也都是有说有笑，热闹非常，但却无非是宾主之间的相互恭维。倒是在这园子里偶而可以听到对主人不太恭敬的说话。

金谷园以牡丹闻名，客人们谈论得最多的，除了主人的慷慨、新娘的美貌之外，就是园中的牡丹名种之多了。

但其中却有一个秀才模样的人，单独一人，一路看花，一路摇头。

一个客人走过去道：“咦，楚兄，你怎么啦？园子里的牡丹开得这样好看，你不是最喜欢赏花的吗？却怎的好像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

这个秀才模样的人是从扬州来的客人，名叫楚天舒，外号“铁笔书生”，别看这副酸秀才的模样，一对判官笔擅点奇经八脉，在江湖上可是名气不小。中州大侠徐中岳和他并不相识，只因慕他之名，故而托朋友代送请帖的。替徐中岳邀客的朋友，就是如今过来与他搭讪的这个客人。

这个客人名叫申公达，交游广阔，最喜理人闲事，是江湖上出名的“包打听”，外号“顺风耳”，江湖上的事情远远近近，大大小小，问到他他几乎无有不知。即使他真的不知，他也有本领捕风捉影，口沫横飞地说上大半天，说得你不能不相信他是“权威人士”。

楚天舒见他问起，淡淡说道：“我看得不顺眼！”

申公达怔了一怔，说道：“什么物事你看不顺眼？”

楚天舒道：“就是这些牡丹。”

申公达诧异道：“天下的牡丹以洛阳最有名，洛阳的牡丹以金谷园最有名，你瞧这大红玛瑙般的牡丹开得多大，这白牡丹毫无杂色，开得多美，还有那黑牡丹更是别处所无，洛阳才有的珍品。难道这些名种还不够好？”

楚天舒道：“好，很好。说实在话，我在别处确实没有见过这许多名种牡丹。”

申公达道：“那你为什么还看不顺眼？”

楚天舒道：“就因为遍眼都是牡丹。”

申公达皱眉道：“对不起，我可不懂你的意思。是牡丹又有什么不好？”

楚天舒道：“不是花的本身不好，是牡丹花不合主人的身份。”

申公达道：“你越说越奇怪了，主人的身份和他的花园里的花也有关系的吗？”

楚天舒道：“当然有关系，而且大有关系。比如说菊是花之隐逸者也，所以陶渊明独爱菊；莲是花之君子者也，所以周敦颐独爱莲，……”

申公达道：“慢点、慢点，你说的这两个人陶什么、周什么，我听不清楚，他们是哪一派成名人物？”

楚天舒不觉失笑，说道：“他们不是武林中人，是古代的读书人。”

申公达道：“怪不得我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你不必掉书包了，只说牡丹花吧！牡丹花合什么人身份？”

楚天舒道：“牡丹花俗称富贵花，世人皆爱牡丹，喜欢牡丹的

人倒是什麼身份都有的，尤其達官貴人，富商巨賈。”

申公達道：“牡丹是富貴花，我當然知道，花名富貴，這意頭正是好得很呀！”

楚天舒笑道：“對你當然是好得很，對一般人也都是好得很，但徐中岳却是中州大俠身份！”

申公達似懂非懂，說道：“哦，我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徐大俠對花的愛好，不當和一般凡夫俗子相同？”

楚天舒道：“或許我的想法有点怪，我決不敢看不起你所謂的凡夫俗子，但我總覺得以徐大俠這樣的身份，獨愛牡丹，多少有点俗氣。”

申公達笑道：“楚兄，你的想法可真是有点怪。我倒要問你，你还有什么看不順眼的？”

楚天舒道：“金谷園這三个字我也看不順眼。”

申公達道：“這個園名是洛陽最有名的一个老翰林題的，听说还有典故的呢，難道你还嫌他學問不够？”

楚天舒笑道：“我連秀才都没考取，學問當然不能和翰林相比。你可知道他用的是什麼典故嗎？”

申公達道：“我西瓜大的字識不够一簞，應該你說給我听才对。”

楚天舒道：“我的學問虽然比不上人家，這個典故总算還懂。其實認真說來也不是什麼典故，那老翰林不过是照搬人家的園名。最早的那個金谷園是石崇的。”

申公達道：“石崇又是什么人？”

楚天舒道：“石崇富貴甲天下，他是晉代最有錢的人。”

申公達道：“那麼這個園名就更適合徐大俠身份了，他虽然不是‘富貴甲天下’，却也是洛陽首富。”

楚天舒微喟道：“對，还是你說得對。我看不順眼，只是我看錯了。”

申公達甚為得意，說道：“想不到你也会認錯。”

楚天舒嘆道：“這叫做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似聞名。來到徐家，虽然我还未和徐中岳正式見面，我也知道是我看錯了。”申公

达不觉又是一怔，说道：“见面不似闻名，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楚天舒道：“没什么意思。中州大侠之名如雷贯耳，以往我只知他的大侠之名，并未知道他是洛阳首富。”

申公达并不糊涂，笑道：“我懂得你的意思，你们读过书的人总喜欢自命清高，大概你是认为大侠就不应该也是大富吧？老弟，不是我说你，你这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楚天舒是他带来的客人，他觉得有教训楚天舒的义务，为了表示亲热，于是不客气改了称呼，从“楚兄”改称“老弟”。

楚天舒笑道：“我本来是满肚皮不合时宜，请你不吝指教。”

申公达说道：“行侠仗义固然要武功高强，钱财也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你拿什么去做善事？”

楚天舒道：“徐大侠的父亲想必是河南首富了。”

申公达道：“这你倒是猜错了，他的父亲在生之时，家境还不如我。何以你这样猜？”

楚天舒道：“徐大侠要做许多善事、银子料应花得不少？”申公达道：“这是当然的了，我曾亲眼看见，他一天之内，用了三千两银子送给几批向他打秋风的朋友。白花花的银子当真像流水般倒出去。”

楚天舒道：“着呀，他每年要用那么多银子，如今还是洛阳首富，他的父亲按说就应该比他更有钱才对，我猜想他是河南一省的首富，已经是估计过低了。但依你所说，我的猜测竟然与事实不符，真是令人奇怪。”

申公达道：“那有什么奇怪，有钱人家非得承继遗产不可吗？你不许他自己挣来？”

楚天舒道：“他一年到头行侠仗义，一不做强盗，二也没经商，哪里发的财。”

申公达笑道：“所以我说你不通世务，一点也没说错。俗话说，善有善报，他行侠仗义，虽然是施恩不望报，但得他排难解纷的受惠者，总免不了有人要报答他的。”

楚天舒点了点头，说道：“原来如此！”

申公达恐怕他对自己尊敬的中州大侠有所误会，说道：“我把

他的几桩行侠仗义的事情说给你听，这几件事情他可是分文不受的。而且，从这几件事情，你也可以知道他的武功确实足以惊世骇俗。”正当他要说下去的时候，楚天舒却阻止他。

楚天舒徐徐说道：“徐中岳的英雄事迹，我早已耳熟能详。他曾经双掌打败黄河三煞；单剑刺伤陕甘路上的黑道七雄；一根小指头胜过‘大刀神’周霸的七十二斤重的铁枪；嵩山论剑，少林寺的监寺枯禅大师和武当派的掌门金光道长都甘拜下风……我早已听得厌了，你还是给我说点别的吧。”

申公达笑道：“不错，这些事情，人尽皆知。但有一件事情，相信你尚未知道。”

楚天舒道：“什么事情？”

申公达道：“你知道江湖上前几年曾经出现过一个绰号‘飞天神龙’的大魔头吗？”

楚天舒道：“我虽然孤陋寡闻，远远不及老兄的消息灵通，但这样一个名震江湖的大人物，我尚未至于毫无所知。”

申公达道：“你知道一些什么？”

楚天舒道：“听说他出没无常，有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许多武林中的知名人物都曾吃过他的苦头，但却连他的庐山真貌也没一个人能说得清楚……”

申公达说道：“岂只是吃过苦头那样简单，风雷堡的堡主给他割去脑袋，饮马川的李庄主给他刺瞎双眼，甚至侠义道大名鼎鼎的贺敬金贺老英雄也给他割去一对耳朵，事后都不敢声张，赶快弃家避祸。他做了案子，喜欢用对方的鲜血在墙壁画一条龙。‘飞天神龙’的绰号，一半固然是因他见首不见尾，一半也是因他喜欢以龙为标志而得。两年之间，江湖上的成名英雄给他残害了不知多少。人人恨之刺骨，却是谁也难奈他何！非但不敢动他，甚至听到他在那里出现的消息，也要闻风远避。”

楚天舒道：“可惜他却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正当江湖上为他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就突然失踪了。”

申公达道：“阿弥陀佛，你怎的这样说话？他在江湖上闹了两年，已经闹得人人自危，再闹下去，那还了得？但你可知道他是因

何失踪吗？”

楚天舒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

申公达大为得意：“你不知道，我可知道。”

楚天舒道：“你若真的知道，那就请你说来听听。”言下之意，大有不敢怎么相信，只是抱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

申公达有点不大高兴，说道：“我当然是真的知道，你我相交日子不算浅，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任何事情，我一定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才说，决不会胡说八道的。”

楚天舒心里暗笑：“你那副德性，我怎会不知。”但为了按捺不下好奇之心，心想：“就是听他胡说一通也好。”便道：“好了，好了，算我说错了话，我向你赔礼，你快说吧。”

申公达这才笑道：“老弟，我只说给你听，你可不要告诉别人。飞天神龙是因败在中州大侠徐中岳手下，给徐中岳逼他立誓，从此退出江湖的。”

楚天舒道：“哦，有这样的事？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申公达道：“当然是中州大侠徐中岳亲口告诉我的了。否则我焉能知道这样清楚！”

楚天舒道：“这倒有点奇怪了。”

申公达道：“什么奇怪？”

楚天舒道：“飞天神龙失踪已经三年，难道徐大侠只告诉你一个人？否则江湖上有那么多人和飞天神龙作对，怎的消息不会传出去？”

申公达掀须笑道：“你说得不错。徐大侠就只告诉我一个人，他说申大哥，咱们哥儿俩的交情不比寻常，我说给你听无妨，你可要替我保守秘密。”

楚天舒忍不住“噗嗤”一笑，说道：“申大哥，这句话你刚才也似乎和我说过。”

申公达的面皮居然不红，说道：“老弟，咱们哥儿俩的交情可也是非比寻常呀！所以徐大侠吩咐我不要说的那句话，我也告诉你了。”

楚天舒忍住笑道：“多谢，多谢你老哥看得起我。那飞天神龙

是男是女，是肥是瘦？”

申公达道：“当然是男的了，女的怎会有那样大本事？身型嘛，这个，这个徐大侠倒没提起，不过，推想该当是个比较瘦的。胖子不可能有他那么好轻功。”

楚天舒再道：“那么他是老是少？这个徐大侠总不至于漏掉不说吧？”

申公达道：“说了，说了。是个年约五十开外的还不能算是太老的人。”他想，还是说得年纪较轻，那就似乎不合飞天神龙的“身份”了，年轻人岂能打败那许多成名人物？

楚天舒道：“飞天神龙用的是什么武功？”

申公达说道：“啊，神奇之极，他会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能够摘叶飞花当作暗器的功夫，还会一指禅功，呀，太多，太多了，徐大侠虽然一一告诉我，我也记不了那么多……”

楚天舒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申公达正自说得口沫横飞，给他大笑打断，不禁微有愠色，瞪他一眼，说道：“你笑什么？”

楚天舒道：“你为什么不說他们比武的时候，你也在场，那不是更可以说得活龙活现？”

申公达气得双眼翻白，说道：“你以为我是胡吹吗？”

楚天舒道：“不敢，不敢，我见你说得如此精彩，和你开开玩笑而已。你说故事的本领，我一向是佩服的。”

申公达白他一眼，说道：“唉，你这个人就是有这点毛病，名士派头，玩世不恭，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也不管是对什么人，总喜欢开开玩笑。”

楚天舒道：“没办法，这叫做江山易改，品性难移。请你老哥包涵包涵。”

申公达道：“你心里一定还有点怀疑，为什么徐大侠只肯告诉我？徐大侠交游满天下，够得上资格和他称兄道弟的也不只我一个人。”

楚天舒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你和他的交情不比寻常啊！虽然他的好朋友很多，但那些人和他的交情都比不

上你，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申公达眉开眼笑，说道：“不错，徐大侠是把我当作最可靠的朋友才告诉我的。但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却是为了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他这个人最怜才，飞天神龙虽然败在他的手里，武功也是十分难得的了。他为了爱惜飞天神龙的武功，所以只是逼他退出江湖，并没取他性命。但这样处置，要是他说给别人知道，别人一定会怪责他太过宽大的。第二、他为人又最谦虚，故此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为了武林立了这样大的功劳。”

楚天舒道：“如此说来，这位徐大侠可真是十全十美，可佩可敬了。不过，恕我说句你不喜欢听的话，我对这位徐大侠，可没多大兴趣！”

申公达一愕道：“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楚天舒道：“我对他的新娘子有兴趣！”

申公达怔了一怔道：“你对他的新娘子有兴趣，这是什么意思？”

楚天舒笑道：“你别心邪，我听说新娘子是洛阳城内第一美人，我是凡夫俗子，对美人的兴趣当然比大侠更浓。不过，所谓‘兴趣’，也只是想知道多一点关于美人的事情而已，你莫想歪了。”

申公达笑道：“我是不会心邪的，只怕你想歪了。你不想歪就好。不错，新娘子确是罕见的美人，她姓姜，芳名雪君，名副其实，艳如桃李，凜若冰霜。佳人侠士，她和徐大侠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楚天舒道：“这位姜小姐是哪家名媛？”

申公达道：“俗话说，英雄莫问出处，依我看美人也是一样。女孩儿只要长得漂亮，就不难飞上枝头变凤凰。这位姜小姐的身世倒并不怎样辉煌。”

楚天舒道：“她的爹爹是干什么的？”

申公达道：“说起来倒也算得是武林中人。”

楚天舒道：“倒也算得，这是什么意思？”

申公达道：“她的父亲叫姜远庸，在洛阳城内开个小小的武馆，这位姜师父大概只会几手三脚猫功夫，因此门徒经常也只是小猫三

只四只。有人说要不是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恐怕连一个门徒都没有呢。”

楚天舒心头一跳，暗自想道：“那位朋友的消息果然不假，姜远庸原来是躲在洛阳城里装作一个混饭吃的平庸武师。但不知关于他的另一个消息是真是假？”于是连忙说道：“这位姜师父，我倒很想和他见面，我想你必与他相熟，待会儿他来了，请你替我引见引见。”

申公达笑道：“你要见他，只怕还要等几十年。”

楚天舒道：“为什么？”

申公达道：“你今年还未到三十岁吧，我是盼你长命百岁的。那就要再过七十年才能见着他了。”

楚天舒吃一惊道：“姜远庸死了？几时死的？”惋惜之情，不觉现于辞色。

申公达有点奇怪，说道：“姜远庸虽然有个漂亮的女儿，本人却是个无名小卒。怎的你这样关心他，你认识他的吗？”

楚天舒道：“我知道有这个人，说不上是朋友。”

申公达道：“何以你会知道像他这样的名不见经传之辈？”心想：“若是为了姜雪君有名的缘故，他却是刚刚才知道姜远庸是姜雪君的父亲。”

楚天舒道：“我也记不清楚是哪位朋友和我提及此人的了。你也知道的，我的朋友和你的朋友并不一样，你结交的都是名人，我结交的十九是无名小卒。”

申公达摇了摇头，说道：“你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和你说正经的，你又开玩笑！”

楚天舒道：“我说的是正经话呀，我素来不喜欢高攀成名的人物，难道你还不知？这次我本来不想来的，不过徐中岳的请帖由你代送，我不能不买你的面子罢了。”

申公达虽然疑团未释，但想楚天舒即使是早就认识姜远庸，却故意瞒着他，那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当下笑道：“如此说来，我倒是要多谢老弟你给我的这个天大面子了！”

楚天舒道：“不，应该是我多谢你才对，要不是你替徐中岳送

一张请帖与我，我就是想来，也不好意思不请自来呀！”

申公达甚为欢喜，笑道：“刚刚你好像有点后悔此行，怎的马上就口风变了？不过我当然愿意见到主客都能尽欢。”

楚天舒笑道：“那是因为我刚才还未知道新娘子是洛阳第一美人，也未知道她就是姜远庸女儿的缘故。姜远庸是我朋友的朋友，那还不怎么样。洛阳第一美人，可是非同小可，待会儿能够一睹美人颜色，亦已不虚此行了。”其实在他的心目之中，这两件事情的次序刚好要颠倒过来。得见美人还在其次，得知姜远庸的消息才是他认为最大的收获。

原来他虽然是申公达代主家所邀的客人，但因申公达是个“大忙人”，差人把请帖送到他家之后，并非和他一路同行，而是约他到期在洛阳相会，方始带他来徐家的。在到徐家这一段路，申公达少不免又要和各方来的朋友应酬，根本就没有机会和他谈起新娘的家事。直到此刻，他自己因为身份够不上在客厅里和成名人物攀谈，而在这园中，楚天舒却可以算得是第一流的宾客，他才有空闲来陪楚天舒闲聊。

申公达笑道：“待会儿你看新人拜堂，可要放庄重点儿，别再说风言风语了。”

楚天舒道：“我称赞新娘子长得美貌，怎能算是风言风语？对啦，你还没有告诉我姜远庸是几时死的呢？”

申公达道：“是去年十月中旬的事。”

楚天舒道：“那不是才三个多月之前的事吗？”

申公达道：“不错，差不多四个月了。”

楚天舒道：“算它四个月吧，新娘子的孝服也还未能除下呀，怎的——”

申公达笑道：“你们读书人真迂，孝服未除不能成亲，这只是你们读书人的规矩，真正的武林中人可不大讲究这一套的。何况有一事你还未知，你怎能就妄加议论？”

楚天舒道：“我并无非议之意，不过是好奇问问罢了。你说的这一件事又是什么？”

申公达道：“姜远庸生前曾受过徐大侠许多恩惠，他遗命女儿

在他死后就嫁给徐大侠的。徐大侠过了三个月方始迎亲，已经算得是尽了礼了。”

楚天舒道：“姜远庸的年纪不大吧？”

申公达道：“他大约是四十多岁，生前是和徐大侠称兄道弟，平辈论交的。”

楚天舒道：“如此说来，徐大侠不是和世侄女成亲了吗？”

申公达道：“姜远庸为了报答他的恩惠，也想女儿得个依靠，故此不拘俗礼，在临终之前，把女儿的终身托了给他。徐大侠的年纪也不算怎么大。”

楚天舒道：“他成名多年，又是和姜远庸平辈论交的，总也有四十岁了吧。”

申公达道：“没有吧，待我算算……”他要炫耀自己和中州大侠徐中岳的交情，屈指算道：“徐大侠第一次结婚那年刚好是二十岁，三年之后，得了一个女儿，那时他已经开始成名，我和北京虎威镖局的张总镖头来喝满月酒，今年他的女儿十五岁，算来徐大侠现年不过是三十八岁！”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明白的，他却兜着圈子说了一大车话。

楚天舒道：“新娘子今年几岁，你知不知道？”

申公达道：“当然知道，去年她十八岁生日，我曾特地备办了一份礼物送给她，今年是十九岁了。”

楚天舒笑道：“新郎三十八岁，新娘十九岁，刚好是相差一半。”

申公达皱眉道：“那有什么关系，三十八岁正当壮年，别的有钱人家，还有七十衰翁，娶二八佳人的呢！”

楚天舒忍不住哈哈大笑：“不错，徐大侠是洛阳首富，有贝之才与无贝之才兼备，与洛阳第一美人结为夫妇，这正是男才女貌，佳偶天成！”

园子的另一角，有人对这桩婚事，也在窃窃私议。

这两个人，一个是徐中岳的徒弟郭元宰，一个是洛阳城内另一家武学世家鲍崇义的儿子鲍令晖。

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

鲍家本来是洛阳最有名的武学世家，但因鲍崇义不事生产，家道早已中落，晚年日子很不好过。而他年老体衰，在武林中的声名，也早已被中州大侠徐中岳掩盖了。二十年前，他的名头虽然也还不及中州大侠徐中岳目前的响亮，但最少可以说得是威震黄河南北，如今则除了老一辈的人物，还有若干人知道他之外，小一辈的，十之八九，只知道洛阳有个中州大侠徐中岳了。

徐中岳很能敬老尊贤，逢年过节总没忘记给鲍家送份厚礼。不过奇怪的是，鲍崇义却似乎是崖岸自高，非但从来不上徐家的门，有时候徐中岳来拜访他，他也叫家人替他挡驾。徐中岳碰上这样的钉子几次之后，也不敢再来他家了。

徐中岳的“续弦之喜”，鲍崇义没有亲来道贺，这是意料中事。他肯让儿子来喝喜酒这已经是令到徐中岳喜出望外了。

但有一个人知道鲍令晖是必定会来的。不是代表他的父亲前来道贺，而是他自己要来。

这个人就是此刻与鲍令晖坐在一起的郭元宰，徐中岳最得意的弟子郭元宰。

他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也曾经试过彼此把对方当作心中的假想“敌人”。

此际，这两个好朋友正在相对苦笑。

“小郭，你为什么不在里面帮你师父招呼客人，你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呀？”鲍令晖忽地问道。

“那些人自有别的更够身份的知客招呼，用不着我。而且我知道你必然会来的，我当然应该陪你。”郭元宰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来？”

“难道你舍得不见雪君最后一面？”郭元宰笑道。

新娘子姓姜名雪君，郭元宰口中的“雪君”亦即是他的师娘。但他习惯了还是叫她的名字，尤其在和这位好朋友相对的时候，更无须避忌。

中州大侠徐中岳虽然不是王侯，但论财势亦足以比美“王侯”。对鲍令晖来说，姜雪君一嫁入徐家，的确是不能不令他有